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阐释^{*}

吴学琴 武 豹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意味着讲好中国民主故事、构建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具有现实可能性。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成了深厚的话语理论根基、锻造了突出的话语表达优势、引发了强烈的民主话语期待，为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夯实了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将问题域聚焦于民主与选举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民主与治理的关系，以澄清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种种迷思。理论主题、基本范畴、价值内核、逻辑主线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回答了“建构什么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发展，大力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精心凝练核心话语、搭建话语框架，不断提升话语国际传播效能。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话语体系 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是一个重要的话语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属性、重要特征、制度优势、治理效能等关键问题的话语表述，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迄今最鲜活的民主话语形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①。新时代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是将中国民主发展优势转化为民主话语优势，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怎样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课题的应然之举。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基础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党着眼于国内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和国际民主话语权斗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22ZDA076）、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峰学科2023年度研究生创新课题重点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研究”（MYGFXK2023 YCA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7页。

形势，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身份标识和文化语境，主动应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挑战，积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趋势，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结晶。在话语建构实践中形成的深厚话语理论根基、锻造的突出话语理论优势、引发的强烈民主话语期待，为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夯实了基础。

第一，形成了深厚的话语理论根基。民主的内核在于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人民治理国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民主的本质就在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①。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巩固、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话语，先后提出“人民民主”^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⑤“全过程人民民主”^⑥等民主话语，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基点，又结合中国政治传统和文化实际，创制了一系列契合中国民主发展实际的民主新制度，形成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民主新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守正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回应人民对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应运而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同时也蕴含着我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⑦。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重民、富民理念，“询于刍蕘”、议于“乡校”等民治思想与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发展具有民族精神的民主理论过程中主动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与文化滋养。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对中华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正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义与特点，继而建构起具有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奠定了理论根基。

第二，锻造了突出的话语表达优势。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历经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等人的持续改造和美化，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内核、以“普世性”“历史终结”等为思维方式、以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为幌子的话语体系。中国在民主实践中建构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实现了对民主本质的复归，因而彰显出相对的话语理论优势。比较而言，西方自由民主实质上是将权力委托给部分精英进行国家治理的代议制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过分依赖精英会大大增加其腐败的机会，政治豪门、权贵世家往往使民主先行的国家也散发出“王朝政治”的气息^⑧；另一方面，精英政治使本应开放的民主政治走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3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3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60页。

⑦ 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⑧ 参见贾可卿：《美式民主为何不能普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8期。

以资本换取权力，又以权力谋求资本的封闭循环，没有财富、地位、关系的普通民众则被拒斥在民主大门之外，民主沦为“交易民主”“金钱民主”。可以说，西方民主是形式和实质的分离，其民主实现手段和目的的脱钩必然导致民主效能不足。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人民不是“虚幻”的主体，不是“天赋人权”话语的道德想象，而是民主权利的来源和“全域性”民主生活的参与者、享有者；“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诉求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行使国家一切权力；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将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有机结合，既有效保障了人民的近期利益和普遍利益，又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真正达到了对资产阶级代议机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制度缺陷的根本超越。简言之，西方民主话语看似逻辑自洽，实则重形式轻实质、重少数轻大众、重短期轻长期。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遵循崇高的人民价值立场、采取科学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话语呈现出相较于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模式的突出话语理论优势，为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引发了强烈的民主话语期待。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加速演化，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粮食安全、能源危机、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打破信任赤字，深化民主共识，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目标。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共识性制度安排和普遍价值追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保障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享有平等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重要环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强烈呼唤更加民主、公正的国际体系，一大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运动，广大后发国家也越发寻求平等的国际地位，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归宿。然而，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国家”大力奉行冷战思维和新干涉主义，热衷强行输出、粗暴移植其“自由民主”理念，给世界带来严重动荡。“阿拉伯之春”“门罗主义”“非洲民主化”都揭露了美式“民主”的无穷贻害。可以说，美国背负着巨额“民主赤字”，不仅严重践踏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违逆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主动搭建多边平台，广泛开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实践，而且以自身内部的民主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的进程与国内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内部的民主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题中之义。”^① 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新时代中国党群干群关系、新型政党关系等进一步民主化的鲜明体现，中国探索出的新民主道路丰富了人类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原创性贡献。中国民主道路的人类政治文明价值与美国“民主霍乱”形成鲜明对比。正因此，“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后发民族国家，期待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话语供给”^②。

^① 戴长征、曾思捷：《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② 刘勇、邱雨：《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阐释》，《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问题域聚焦

阐释与辩护是话语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使命。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就是要发挥其发现民主问题、研究民主问题、解决民主问题的独特作用，以达到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将问题域聚焦于民主与选举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民主与治理的关系，以澄清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种种迷思，确证和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优势。

（一）讲清楚民主与选举的关系

厘清民主与选举的关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需要，资产阶级对“人民拥有主权”的古典民主观念进行了实质性改造。特别是到了20世纪，西方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①，其方式就是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作为政治决定的权力，将是否存在定期的、轮流的竞争性选举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由此开启了由实质民主向程序民主、由大众民主向精英民主的转变。选举与民主被画上等号，民主的价值性取向也因之异变为工具性取向。然而，人民不是“选民”，仅仅将民主限定在选举程序这一个环节上，实则大大窄化了民主的内涵，剥离了民主的“人民性”实质，也限制了民主发展的空间。对选举程序这种“名”的侧重必然导致对民生、民意这种“实”的忽视，进而走向倾轧共识、撕裂社会的歧途。基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从民主运行的话语诠释角度入手，以对“全过程”的话语释义为发力点，探究西方民主运行机制在实质上遮蔽了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民主运行机制才是“样貌”完整的民主，进而在自觉的话语阐释中证明选举民主之外其他民主形式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特别是论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共识民主”“全过程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全域贯通，是程序与实质、形式与内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由此才有可能解蔽“选举即民主”的认知误区，真正恢复实质民主观。

（二）讲清楚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

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然而，在民主话语权争夺中，一些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否定党的光辉业绩和政治品格，否定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将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塑造成“非民主国家”，进而标榜自己是全球民主的“代言人”，以此获得国际民主话语权。西方民主话语与其现代化理论相伴而生。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就基于西方主体立场，对世界各国政体作出“民主—专制”的两分或“民主—威权—极权”的三分，通过虚构和想象将东方国家贬低成专制集权、封闭

^① [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9页。

保守的负面形象，并相应构造出一套“东方主义”话语，将之用作征服和控制他国的工具^①。在被西方国家审视的诸多东方国家中，中国历来是被攻讦的最主要对象。一些西方政客把社会主义看作“通往奴役之路”，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泛化、扩大化，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些西方学者基于中国没有轮替执政而把共产党“一党执政”视为“专制”和“威权”，进而得出所谓中国“只有集中而无民主”的错误观点。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曾根据宪法总纲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表述而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等等。这些政治伎俩都力图通过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给中国贴上政治标签，把社会主义因素从民主内涵中剥离出去，把民主从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抽离出去，进而使中国在民主问题上陷入话语权困境。面对这些话语诘难，必须从政治原则的话语诠释角度入手，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保证”为话语释义的发力点，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讲清楚党的领导根本性、决定性地位，旗帜鲜明地批驳否定党的全面领导、“党大还是法大”等错误论调，阐明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互构性、价值一致性和目标同向性。

（三）讲清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设计的新型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最核心的政治原则、根本准则。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中央与地方、人大与人民、人大与“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这三个层面的组织制度关系完整揭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涵。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出了一条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民主与法治相统一、民主与协商相联系的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然而，西方民主话语却试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和定位进行否定。对此，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源流、运行机制、显著效能和独特优势讲清楚，特别是阐释好它是如何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民主政治运行发展的^②。实际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人大代表由人民自己通过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民主选举机制选举产生，他们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一致。同时，各项在人大会议上被讨论和表决的报告或决议，均已在会议召开之前经由不同界别的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和协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审议发言材料或建议初稿，已经最大程度地获得了政策共识。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民主运行和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民主是高效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着统领作用的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就抓住了坚持和完善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国家政权性质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党的

^① 参见孙代尧：《中国政治发展新道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② 参见李锋：《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

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发挥、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可靠保证。总之，讲清楚这两者关系，是解构和超越西方民主话语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恶意他塑”的一个重要维度。

（四）讲清楚民主与治理的关系

“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伴而生。”^①评价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是否行之有效，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无正确把握民主与治理的关系，能否以高质量的民主政治促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在国家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民主，实现良政善治的有机结合。如果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民主模式无论被包装得多么华丽，都只是徒有虚名。因此，讲清楚民主与治理的关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需要阐明的又一重要方面。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制度安排，民众的任务只是在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活动中产生政府，这种间歇性、暂时性的民主参与模式容易造成选举时热热闹闹、选举后冷冷清清的现象，并不利于形成长久的民主氛围，民主治理议题更加无从谈起。同时，民主选举后的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上往往更加偏向于维护本阶级的财产权益和政治权力，而对社会民众利益的无暇关注必然导致在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以及对民主精神的舍弃和背离。“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模式的鲜明特征。此外，对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分权制衡制度的过度倚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政府和制衡权力，但在实际运行中却造成了“多中心”的权力极化现象，各个权力部门自限于私人领域，而在公共治理议题上相互掣肘、扯皮推诿，导致政治系统严重内耗，公共政策愈加难产，施政绩效大打折扣。近年来，西方社会呈现的治理赤字已将其民主模式弊端暴露无遗。基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从民主效能发挥的话语诠释角度入手，以“民主绩效”为话语释义的发力点，阐释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以民主的制度设计汇聚民意民智，进而激活国家善治的磅礴力量。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

结构要素是话语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结构指明话语体系的构成关系，要素决定话语体系的存在内容。理论主题、基本范畴、价值内核、逻辑主线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从理论上回答了“建构什么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这一基本问题。

（一）理论主题：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怎样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论主题即理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任何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都蕴含着鲜明的理论主题，理论主题规定着话语体系的建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创新，并首次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主》，《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

统阐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显著优势、理论贡献和人类文明价值，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怎样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理论主题。它既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线索，又是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入口。理论主题从本质上说是问题性的。“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怎样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主题的问题指向，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民主弊端的深刻认识和警醒上，习近平曾对西方那种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形式主义民主做过批评，并明确指出“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①。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实质民主对西方民主的形态超越上：民主虽然有其共性的一面，但以党的领导为政治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要素、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为文化要素、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为程序要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从理论内涵还是从实践形态来看，都与弊病丛生的西方民主模式有着本质区分。当然，从历史逻辑来看，“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怎样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主题与党成立以来各个理论主题之间还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新的理论主题既是对以往理论主题的重申与响应，也标识了新的历史阶段的问题域。把握不同理论主题之间的转化逻辑，也是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认识的一个重要侧面。

（二）基本范畴：“全过程”“人民”“民主”

范畴是联系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中诸要素的纽结和中介，厘清相关范畴是理解理论的深刻意蕴和精神实质的重要前提。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既有助于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也有助于突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地丰富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新理论、新实践，因此，其话语体系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全过程”是“人民民主”的限定词，又可以拆分成“全”和“过程”两个有着独特意涵指向的修饰语。相较于西方民众只在选举时有权利，而在选举结束后权利即遭“清零”的事实不同，“全”强调民主主体“全”、参与内容“全”、覆盖范围“全”、民主流程“全”；“过程”强调人民群众在民主权利形式的各个环节都能够真正做到当家作主。概言之，“全过程”强调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的“双完整”。“人民”是民主权利归属、行使、委托、保障和评价的主体。与西方民主理论中将人民与公民、国民等概念混为一谈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主体性和个体权利的统一、人民阶级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既避免了民主的抽象性和无限扩大乱象，又保证了民主的真实性、代表性和广泛性。就“民主”这一基本范畴而言，相较于西方的票决民主、有限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统一，具有整体性、全过程性。同时，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民主既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也是广泛、真实、管用的。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概念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在意蕴，又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论关联，共同构成了全过程人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主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

（三）价值内核：人民当家作主

价值内核是支撑话语体系具备合法性、形成感召力的核心构件，公约性和目标性是确立价值内核的两方面指标。公约性能够统揽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共识，彰显话语弥合分歧、合法引领的功能。目标性能够促进个体话语建构动力的持续提升，推动话语内涵的质变和话语表达的更新。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① 基于这一重大论断，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内核。一方面，同西方社会中只有少数人真实享有民主权利，国家制度只维护精英阶层和特权阶级利益的民主模式完全相反，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全体人民”的民主，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权利。宪法明确规定，凡是年满18周岁、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中国籍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同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和一句空话，而是通过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稳定性的制度安排，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价值内核内蕴公平、平等的公共理性，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就使其体现出公约性。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条件变化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提高，“民主”内涵将会有着更加广阔的外延，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领域、方式和价值目标等也将进一步深化，由此也将使得生发于现实政治生活的“人民当家作主”话语意蕴进一步拓展，并成为激发个体为更好适应这一更高级的理想政治形态，而进行持续的话语建构、不断作出新的话语表达的具有强烈目标导向的话语概念。

（四）逻辑主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所谓逻辑主线，是指在某一思想理论体系发展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引领、规范和整合其他各个组成部分构成有机联系的中心线索、核心范畴。体现实践的主题、反映理论的本质、担当内容的链接是衡量逻辑主线是否确立的三个主要依据^③。基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逻辑主线可以概括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基于历史条件变化、当前社会实践的主题——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民主政治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保证，是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重要抓手和必然选择。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逻辑主线，是当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实践主题在政治建设领域的集中反映。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其理论意蕴就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本质内核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主线突显出来。同时，作为程序要素的“全过程”、价值要素的“人民”和文明要素的“民主”，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9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③ 参见王宝珠、马艳：《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研究》，《人文杂志》2021年第12期。

在要求，由此体现了后者这一“核心范畴”对前述三个基本范畴的规范作用。最后，发展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奋斗目标而服务。实现这一奋斗目标，需要有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完成一项又一项具体民主政治建设任务，以不断丰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因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逻辑主线能够发挥“总枢纽”作用，在持续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致思路向

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发展，大力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精心凝练核心话语、搭建话语框架，不断提升话语国际传播效能。

（一）言之有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发展

实践是话语生发和永葆生命力的土壤，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为基础支撑。实践永无止境，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因之不断革新、不断演进。因此，必须用发展着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文本素材”持续丰富和塑造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发展，要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四点要求。第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①是2035年党和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未来推进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架构，进一步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是要持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创新，更好发挥根本政治制度衔接党和国家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主渠道作用。第二，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真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优势。未来推进协商民主发展，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以提升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水平为抓手，坚持整体性、系统化推进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第三，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生态是关系群众切身民主权利有效行使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最直接因素。未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民主参与形式，提升基层民众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积极推广成熟的基层民主模式，坚持依法合规开展民主实践活动。第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制胜秘诀，是新时代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法宝。未来推动统战工作发展，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页。

强大力量。

（二）言之有理：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

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着对民主标准的定义权、解释权和修订权，垄断着对民主道路的供给权，其民主思维框架和民主研究范式持续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民主观念。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要形成中国自主的民主话语体系，必须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着力建构起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民主新理论和民主新话语。当前，这一研究可以有以下几种进路：一是坚持破立并举、正本清源。要对错误政治思潮进行批判式考察和全方位批驳，厘清其历史源流、思想基础、精神实质和话语模式，以澄清关于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种种迷思。同时，要系统总结中国百余年民主实践和理论变迁历程，考察“民主”话语嬗变和语义更迭，将与民主相关联的政治话语，如“基层直接选举”“间接民主”等转化为学术话语。要立足人民民主本源提出原创性民主命题，构建原创性民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国家长久以来对民主的“话语极权”。二是深刻洞察历史规律，从人类文明高度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西方民主模式的弊端决定了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暂时性特征。为此，要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文明价值，立足唯物史观立场讲清楚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级政治文明制度形式的必然性，彰显出其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三是从技术变迁视角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民主理念和民主话语的传递，还是民众的民主参与方式，无不受到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在技术条件不甚发达的以往历史阶段，民主实践有其独有表现形式。今天，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民主的深度赋能，人类民主活动必将产生革命性变革。基于此，要瞄准前沿，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

（三）言之有术：凝练核心话语、搭建话语框架

核心话语是话语的主题凝练，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指，本质上属于内容建构。核心话语作用的发挥需要依附于一套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框架，框架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意义管道，不仅决定人们“想什么”，更决定人们“怎么想”，本质上属于“底层逻辑”。核心话语通过话语框架为自身提供合法化机制。在民主议题上，美国构造出的核心话语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其依附的即冷战时期创制的“民主-专制”或“民主-威权-极权”话语框架。尽管这两种话语框架背后存在不同的价值逻辑，但共同生成一个意识形态方阵，为标榜自身民主形象、“正名”自身民主理论和“污名化”他者提供价值支撑。中国要与之进行有效的民主话语权竞争，必须摆脱自证清白的被动局面，独立自主地立足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核心支撑。一方面，要精心凝练核心民主话语，形成体系独立的言语表征；另一方面，要基于公共认知系统，打造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可的话语结构与分析范式，搭建符合国际交往规则的新的话语框架。具体而言，要在坚守民族精神内核和观照时代变迁的基础上整合话语资源，生产兼具民族性标识和时代性标识的核心话语；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在解答民主实际问题中进行经验总结和话语概括，厘定话语的基本内涵，廓清话语的基本范畴，持续更新民主文明话语的语料库，提高话语供给能力；要聚焦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民主议题，立足中国立场加以自主阐

发,总结提出诸如“民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民主与全球治理”“民主与人类文明多样性”等具有中国逻辑、中国风格的原创性话语概念。在话语框架层面,可以尝试搭建“民主国家”宣介型话语框架、“民主实质”阐释型话语框架、“民主共识”合作型话语框架、“西方民主”解构型话语框架。其出发点在于通过宣介中国民主国家形象、阐释作为人类共同文明价值的“民主”实质、寻绎全球民主共识以及解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确立起新的民主话语规则和民主话语标准。

(四) 言之有方:提升话语国际传播效能

推动中国话语面向国际社会传播,是增强中国民主理念国际感召力与认同感的内在要求,是形成与中国民主发展成就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应在深刻把握国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多途径提升话语国际传播效能。第一,把握不同文化区隔,创新话语转译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民族化、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面临着因话语传受方之间的认知差异和语言壁垒而被曲解和误读的风险。基于此,要深入把握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话语习性和语言形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抽象性概念进行具象化转译,既要精准翻译民主相关话语概念,确保表层文本与话语内涵的高度统一,也要借助独具中国特色的各类文化符号和生动案例进行微观叙事,创造性地生产设计展示中国民主故事和民主形象的物质形态产品,以此减少话语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和价值偏差,提升话语传播效度。第二,整合话语传播渠道,创新话语传播路径。一方面,要顺应国际传播领域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趋势,充分运用5G、AR/VR、4K/8K等新型传播技术打造智能化场景,使海外受众在具身化体验中增强立体空间在场感和共情认同,实现从“他者镜像”到“本体”沉浸的积极转变,以压缩民主话语被别有用心操纵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以融合理念整合大众传播与非大众传播、主流传播与非主流传播渠道,推动建设话语内容、平台、渠道的传播产业链,夯实话语传播阵地,持续提升和巩固话语传播优势。同时,要善于“借船出海”,充分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和平台,多渠道打造话语对外传播矩阵。第三,重视话语国际传播反馈。话语“走进来”的效果与话语“走出去”的效果都是评估话语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方面。由于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民主话语的接受程度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对反馈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才能有的放矢,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吴学琴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豹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文志]